樓山堂集

樓山堂集第十二卷

貴池吳應箕著

議

募立社倉議

今年流賊猖獗江南諸郡思患豫防大約安息貧民其急務也竊從南京見諸臺部議平糶積穀之方不遺餘策然皆謀事倉卒徒有號令卽法在必行而民稱不便者又十人而九且向未見遂行卽如夏間縣奉其臺牌令富民積穀而閤邑闃然無一人願應者試究其積穀之方則徒討糧輸米但報名在官而不建倉廒不責吏納不立掌管之

人嗚呼是欲使事急之日有司執名問穀果直取諸其寄乎夫但有其名而已民且畏而不應致煩里排催督紳衿會議然後僅一苟且具文回上又況急而相求其何能必予因歎時事之難爲而虛文之爲害此可槩見也然則民終不可與爲善乎蓋計畫之未詳風動之無素而舉行之不以其實故上令而下不應無怪也予嘗讀朱晦翁建立社倉一疏其法今有司當倣而行之晦翁所請於朝者即其先所行於鄉者是也其法夏貸秋收每石量收息米遇小歉蠲息之半大饑盡蠲之而倉廒有所掌管有人收散將申府差官監視出納以此一鄉五十里之內雖遇凶年

人不缺食然廒翁所謂申府差官者原因本府給到常平賑貸官米故廒翁因而厝置此法官爲行則可使郡邑通賴其利卽官不行而鄉之人能行之亦可使一鄉之人無饑且今之日而必請米於官不能也卽非官米出貸而必揭揭然申於府請於縣用以自旌其善而防人之撓又不必也予於是不揣愚妄欲於本里自建社倉以十年爲期以千石爲額每年自出本穀三十石夏散秋斂遇歉蠲息一如廒翁之法雖然此予僅可得之一族者也因以予鄉里道較廒翁之鄉幾倍矣又地與田少生齒日煩通計一鄉之穀不給鄉人半歲之食陸僦水運殆無虛日而富厚

之家曾不慮變利人之窮益昂其直商販者又乘人之急愈倍其息今歲不已明歲復然萬一遇歉民生安恃鄰一鄉推之天下之患容有已乎故予又欲以予所行者願鄉之同志皆行之予鄉諸望族比財量産其於予族有相什伯者其於予有相千萬者即家無素封而好義樂施豈無較予更甚者或一族而爲倉數所或數人而共立一倉統以予法行之則一鄉之人庶可長聚無虞而士君子所爲利濟天下之心意者其亦親見之一端乎或曰出貸輕息爲善於陰可矣胡倉之立也且子自爲願可矣何鄉之強也夫事有名則無撓之者而行不患於輟義相共則有風

之者而俗可幾於仁壽惟是使鄉之人知雖凶有恃貧民不至於失生則非鄉之人知此中有備事至亦可以已亂是予實爲一鄉身家久遠之計諸戚友毋竊笑以爲不急之務也至於下以義勸之而不樂則上以法操之而不應者問其所耳予然後爲上之人解曰使民急而走險者豈盡其過哉諸戚友又何難焉

江南弭盜賊議 辛未

今夫民之爲盜賊者皆無賴之尤者也大抵致此者有二一繇於兵荒之後饑寒之所驅迫一繇於法令之弛有司之所養成江南數郡負山阻江誠盜賊出沒之所往時特

偶發耳未有若近年之甚者也歲不加歉而嘯聚時聞官不廢捕而刼殺屢見此豈治平景象哉自萬曆丁巳戊午以來有大盜穴檄池之間結營截路商賈不行邨落爲墟是時巡按田公奏請要地添設巡司併逐捕立梟之法盜未稍息而又或去此移彼至天啓七年檄池有賊黨蠭起殺傷官兵至去年以來一刼於安慶城中一白晝刼於東流建德城中今又刼於池州城中其他民間刼擄江洋剽畧不可勝計雖有司嚴加懲創力爲捕勦此輩亦旋就擒滅然其賊發幾何遂至踰嚴城殺官兵假使有強敵遽臨巨寇奄至將何法以禦之夫池安數郡爲畿輔上游之要

害而且損威於盜賊如此當事者柰之何不長慮而却顧耶夫捕盜而盜多滅賊而賊熾豈盜賊之不可弭亦弭之未得其方耳其未得其方者有四愚請言之夫弭盜者不過曰某處有廵司矣詎知彼且狎易府縣何況廵司不過曰遣官兵勦殺耳官兵至而盜已散矣盜去而兵過是民再遇盜也且見官兵有聞盜而走者矣有爲盜殺者矣未見有殺盜者也不過曰遣捕役緝訪之耳捕役者盜之藏主也僅能縱盜未能獲盜僅能使盜扳人未能爲人緝盜故令被盜之家有寧失財而不願差捕者以捕有甚於盜也又不過曰每年差廵捕官下鄉譏察耳盜之所害者一

方與家也官下鄉則其害又有甚於捕者矣凡此者皆所謂未得其方也不得其方雖嚴刑峻罰竟何補乎夫盜不能保其不有而能使之不發不在發而後禁而在禁之使不敢發蓋莫良於行保甲矣保甲今嘗行之然皆視爲故事故行之不嚴亦不久又不能因民俗爲變通故行之不精亦不密夫十家一牌牌開姓名生理便於稽覈又門設器械使緩急相助失械者連坐常法也令十家常相稽乎常相助乎常失賊連坐乎所謂不嚴亦不久也且此僅可行於城市耳能行於鄉曲乎此不精亦不密也夫江南諸郡民多鄉居大姓至於萬人小者亦有百家而盜賊多出

於大姓蓋頁其族衆而庇厚又勢要藏匿之者多也今行
保甲先自各鄉始無論同姓異姓但差量其地道之遠近
編其里居姓氏精修其法而行之每百家則約有五六百
人矣此五六百人中推擇廉能者一人爲保長剛強有膂
力或兼習武藝者十人爲甲長其一族有千家以上者則
立保長三四人合數族而始有百家二百家者立保長一
二人甲長如之其保甲長即於每百家中照丁糧量派薪
粒之資給之此百家但得安樂無事雖稍費亦其所願而
保甲既有其責又受其直不敢不竭盡心力其每鄉保甲
之名則俱籍之於官官特置簿以便稽考其百里之中同

鄉共拼者保甲俱令互相糾察互相應援如有流賊大盜過一鄉者一鄉立時報官此鄉保甲立時勦殺不得更相推避其有縱失者十保同坐如一保失賊者十甲同坐每年正月各保甲長俱遞認狀到官開載其年貌生理各里圖俱還甘結官以其狀結盡編於簿其簿亦每年遞換以便據實察驗夫本圖具結則甲保得人矣入籍於官則保甲長法矣受責於鄉則保甲盡心矣而又時下之章程使自相訓練平時可以弭盜有急可借爲軍鄉落有聯絡之勢閭里省征調之煩即管子治齊寓軍之法不外是矣逆狀猖獗得法而禦之不難況區區鼠狗之屬哉往時王新

建會行之於福頡等處其時兵火之後盜賊且賴以熄滅而況今平治之日行之而有不效者乎然則因時設備未有若此法之詳而可久者也夫今鄉聚亦有保甲等號矣然皆照里圖名色苟且塞責其人行能類皆猥劣而事權又不相統民之多盜故爲多此等有名無實之輩也豈若此之精且密哉往時大盜截路皆曰吾刼商耳是以居民不相救援而流賊横行亦因各鄉無起而拒之者是以得公行剽掠此法行而二者之患知其必亡矣至於城市之閭但責成巡捕一官便可着實舉行而夜鼓長鳴街鋪不弭賊豈有能踰城者哉若夫練兵督捕防江守要方畧此

自有專官在設誠致行是又當類推之矣

江南平物價議辛未

大江之南爲鹽米魚肉之區藪其生息甚蕃而轉運甚便乃今之民不即加多也歲不盡加歉也商賈不盡加少也而所在之處自米鹽以下蔬菜以上無物不貴數年以來價且數倍官府屢禁而價愈昂民愈困此何故歟則亦上之人未嘗悉心計慮而所處之未得其要也何也物之貴賤以直而價之高下有時故價有四時不同亦有朝夕頓異不因時以計直而強以令禁之則商賈負販之流必以無利罷業而貨不流貨不流而民之需愈急則物之價愈

貴是有司之禁高賈者適所以長賈而欲便民者反以困民故數年以來物賈不平皆坐是耳則莫若所在立一市平如城郭之內擇一公正有德之耆老爲士民素所信服者立以爲平鄉落之間在十里二十里內亦擇立一人爲平蓋近市之人習知物之貴賤而公正無私人又可以取平如物之自轉運而至者則酌其地道之遠近量其本利之多少物之自土著而有者則可估物論賈於是物之時貴時賤賈之時增時減平者皆可以意裁之者也而買者賣者俱於是取平則商民兩便必無敢有騰涌以射利而抗賁以做民者矣姑即以米鹽魚肉之賈論夫敝池之間

人多田少大半取於江西湖廣之稻以足食者也商賈從數千里轉輸使不得利誰肯爲之故稻賈之增其勢也而居民之富而租多者風聽其賈以自相高增故數年之間商賈富室獲利無算貧民至不堪命而所謂行戶經紀者又把持其間使賈愈貴則已愈可因而取利其易物價皆出於此輩之戶有司有枷鎖經紀者矣有扑責商賈者矣而彼且益巧而停閉其物使人益困則以有司不勝覺察勢有所不得行此不立市平之過也鹽則取給於淮浙其利商獨擅之而富室不與焉有市平以酌之彼不能邀利以困民魚肉雖細事其獘有不可勝言者必纖悉會計然

後居沽販貧不致乘人之急以增價數倍此亦非市平不
能也或難之曰物行則已有經紀矣不知經紀者亦商賈
也買之不平皆始於此輩故設市平者正所以平其不平
也經紀者於中取利使無壅滯而市平則專爲便民而設
也雖然物價平矣秤等斗斛之不一猶不平也市平既立
則官爲之較權量以行之使一郡一邑法若畫一而物之
不至過高貧民不至亟困雖以治平天下不外是而推行
之矣

江南汰胥役議

今日之爲民害者莫胥役爲甚蘇子瞻所謂縱十數萬虎

狠於民間者此輩之謂也然則今天下豈止數十萬哉姑
無論京師之與省會先以各郡約計之而亦不下數千人
矣何言之隸快之在官者各有買窩之銀今所謂頂首也
往時不過以十計近且以百計矣正用之外又有酒食之
費半之夫庶人役於官者例給工食以酬勞以其頂銀爲
本以工食爲利誠公私兩濟然工食幾何遂捐此數倍之
本以鑽求之苟所入不足以償所出則此輩且以其本銀
買田產食租稅計必不爲此矣且此輩惟利是視卽所入
僅償其所出度亦必不爲之矣故工食之外每一役非外
得數十金與其本不副也夫一人數十十人數百百人數

千千人數萬此數萬金出於官乎出於民乎且此數萬金
猶其準本而應得者也乃有朝入衙門暮稱富室尋田買
宅呼婢使奴如此者縣不下數十人此所得則在數十金
之外合而計之又何止數萬乎不獨此也每正役一人則
有白役一人甚者有數人此白役者其飲食妻子之費每
人亦不下數十金俱在正役所得之外合而計之又何止
數萬乎此爲隸快言之也而書役之害則尤有甚者書役
例無工食而頂銀且倍於隸快則所得亦必倍於隸快可
知矣又有庫戶等房其頂銀倍於他書則所得之必倍又
可知矣往時每房不過數人近且增至數十人合諸房且

有數百人此數百人者優游佚樂履絲曳縞皆從何取辦合而計之又何止數萬乎凡此皆取之於民者也民之賦稅每郡小者不過數萬大者不過數十萬而所以供此輩者不啻倍之則民安得不窮財安得不盡也然此特言其爲民害者耳此輩欲下取於民勢不得不上罔其官凡所以舞文弄法假公濟私者何所不至無論貪而闒茸者與之因緣苟且即廉明剛斷者能一一洞洪其情弊乎則以勢成於欺之者衆而害積於治之者久也所以近來有司之失職大半爲此輩所累其將無術以處之乎𦏁有拔本塞源之法矣欲汰其弊莫先於汰役隸快皂可供應外畢

加裁革而白役則一槩禁絕犯者重置之於法書役每房限以員名不得過數天啓五年池州知府王家植初到任即將書役通行考試等第其書算能否革退四十餘名於是吏靜訟簡爲一時治平之最後王以故去官其革役盡復至今爲之歎惜夫議者必謂革役多至廢事此殆不然郡縣有司果能正己率物自然事簡刑清何必濫留冗員下以害民而上以妨官乎夫去一人以安一人去之可也況去一人而不止安數十百人乎夫官之尊貴不在隨從之多也吏之精敏不在服役之衆也且冗員既革則人必勤於職事而上亦易於督察其事當愈舉曾何憚而不爲

此也抑愚尤有感焉撫按司道之胥其頂首以數千計此其所取於官民者何止倍蓰郡縣而京師部胥且以萬計則其所取又何止什百於外哉此欲去之則不能因之則爲民害愚嘗謂撫按監司之胥宜從各郡擇其曉文法者數人隨時去留而不使奸猾者倚以爲窟上而京則取之於外下而郡亦取之於邑服役不中責其從來而所謂頂首之銀官爲裁之以著爲令至有罪革役者銀皆追沒以爲助餉之用庶此輩之害不至如向者之屬而國家之財所謂不在官不在民而盡在此輩者其患庶可稍止也然則古所謂省費莫如省員信然哉

第十二卷畢

樓山堂集第十三卷

貴池吳應箕著

書

上嘉善錢相公書 癸酉

相公閣下某雖不肖嘗有意於天下之故自恨不得稍藉尺寸使有所發抒其志氣又嘗欲以當世所急及胸中所籌畫可行之事上書於公卿大寮及巡方守土諸官徒以勢分懸絕雅無知故雖言之恐不見省錄故卒鬱鬱不得一吐私計得留意人才如相公者則某得以論事於前且某於相公特辱齒芬則某即有所言必不以狂取罪敢不

揣諫其愚昧惟相公裁察焉竊見今日之天下非必有大亂之實也而已見其形亦未嘗無求治之人也卒不覩其效於是　主上綜核日急人心惶惑滋甚相公亦嘗深思其故而知天下所以屬望之意乎天下非無才也加以聖明之主日夜淬厲揃拔而事不立羣臣非不竭能盡智乃所試輒取罪天下想望太平不得遂相率而厚其責於相臣謂相臣者上輔人主雖督責之過可以有所匡正下總羣臣誠知人善任亦未始不可卒收其用也孰知今日之相臣其於上下之間誠有所難言者乎然居其位則思盡其職且上有　明主天下事未始不可爲也則相公今

目所以上副　聖知而下慰人望者豈一二謹身奉上詡遂
可塞責哉故不肖所深望相公者在遠法古人而取鑒近
事夫前此之在政府者已事可覩矣其隨事俯仰者不足
論即一二得君之人亦未嘗公然攬權怙勢如昔分宜江
陵者之爲而天下之心多不屬者毋乃將順之意多而匡
救之事少於天下之大計不能有所主持亦毋乃反覆卽
在彌縫之中而借推委以行陰刻之實於天下之公論亦
有所不暇惜者乎論者謂四明太倉實有教外別傳而今
殆甚若此者於相公何有焉相公誠師古人且不暇遠論
卽嘉隆以來救時之相不乏也相公亦嘗卽其行事而欲

身爲之乎故不肖謂相公自爲計莫如開誠布公虛心盡
下而又愛惜人材護持善類使負材智者皆得自盡於前
而匪人君子有所恃以無恐則國家即有緩急皆可得其
用某嘗讀史以公孫弘曲學阿世此無足道者然居武帝
時人主剛察海內多事而弘數年稱職未必非其重輕術
延賓客之效也況相公所期有不止此者乎至相公爲天
下計則不妨有所執持有所執持然後所自爲者即開廓
廣大亦有以自立於不敗夫執持之事誠非一端其大者
不過利則鋭興害則決去而已今天下弊政豈可枚舉某
請言其甚者則徇體面而循資格二者其總害也天下圖

事不成其原皆始於徇情面而用人不效則惟資格限之而已今自郡邑至部院何一非徇情面之地自小吏至大寮何一非徇情面之官自門生座主以及鄉紳知故何一人不涉徇情面之事選舉陵遲吏治日偸財力益竭實原於此甚者墨敗之吏附逆之黨肆其險智煽惑人心其所以踸踔狼顧者無所不至而有司敬畏有如帝鬼以此變化風俗必至於廉恥喪盡而忠義絕種矣即此一端可不爲之寒心乎至資格之弊則益不可言矣設官而立資格原所以抑人奔競之心而收其積久之效也行之於今則不勝害今試節舉其二端如網羅人材莫急於考試察吏

安民莫重於巡方今自督學之差以及分房典試之後有一二不論資俸而問操守衡鑑者乎即今闈中事故可概覩矣如此而天下之文章何得不靡通經學古之士安得皆盡其用也撫按之官亦不論材猷品望而惟序是及又覩事甫畢即代去如此吏治安得精民瘼安得悉舉劾安得公盜賊安得不生訟獄安得衰息而且所薦則有謝矣所劾安得不可請而免乎以人才吏治所從出乃惟資格是循嗚呼天下事何得不日壞也抑某覩近事而尤有所感焉如浙閩二撫其立朝本末亦自可見向使居清要之地任表率之責未始不為名卿貳乃用違其才至無補於國

將其生平亦因之而掩方其用之之始夫亦曰資當然耳孰知以資格用人賢者不免矣況庸流乎又況於衝邊要害不惟其材而以資相推幾何不以天下僥倖耶蘇子所謂凡是二者積弊已非一日人即知其害而未有知其如是之甚也夫然即有盪滌振刷不謂之紛更多事故於今日而重以有所延訪執持望之相公者豈不肯之過計乎夫今天下 之禍與盜賊之氛熾忠直敢言之氣衰而強毅有爲之才寡數者不肯不言而區區舉此二事亦辭別治亂之原度世事之所最急而相公之可爲者進之而已至君心爲萬化之原所繫正朝廷以正邦國者又自有

啓沃之微用以感驗于不言之表此固非他人口舌之所能效也若夫公卿舊吏係天下之望者幾人又實可爲天下之用而向以言事見罪者幾人意相公出必有處置之宜以爲同心致治之助則又不待不肖之一二舉而疏之也不肖草莽賤士不自知其言之可用與否又不自揣其愚妄輒敢言天下之事亦惟相公留意人材雖不肖如戇箕亦使於拜命之日得盡其狂則天下之士所以奔走輻輳皆盡忠閤下而有以成相公不世之相業者未必非不肖之今日之有以始其事也惟相公原諒裁察天下幸甚

上郡守孫公論考童生薦名書　辛未

生聞士大夫有廉恥而後天下有風俗上之人有風厲而後下之人有廉恥生無暇舉其他姑即一考試童生之事論而風俗之壞于茲極矣揆厥其繇則以士大夫不知廉恥公受賄賂相爲請託而公祖父母不務教化專以考試媚悅鄉紳生聞之長老六十年前童生有從府考託名者舉以爲羞而士夫亦深自愛而重自嫌故其時窮鄉單戶之子多奮勉學問而自郡邑所升之士多賢不知奔競之風何以遂至此極也生每見試牌至日人之相爲籌算者必曰某族有力者幾人工請託者幾人未問計能文者幾人也而爲童生者挾其厚貲雖目不識丁亦攘臂而議予

市又有家非程卓志急進取者雖棄產稱貸亦所不顧而
其貧者內視囊橐輙自慙沮未試而氣已餒一試不效遂
徒業不能復振生見近來童生以孤寒而能上達者葢無
幾矣鄉官舉人每一過考其家人子弟四出招攬以位之
崇卑情之厚薄爲請之多寡而黠者又負權術持短長以
益倍其數又互相把持巧爲搖惑以益昂其直嗚呼豈
祖宗所謂造就人材者盡爲仕宦作情而增田產之資乎
尤可恨者請託府名本爲利也而又文以美名曰薦賢夫
賢者果盡多金哉故生嘗以五罪蔽此屬矣素無相識之
雅又非文字之緣一旦輸貲便爲請託是攫金於市之行

也不論文藝之高下第以金之多寡先後其薦是買人交易之術也甘言誘致多富人子逆知其前路必蹶而吾囊金已盈矣是掩取禽獸之智也夫今之能薦人者亦曾親嘗小試之苦乎窮時扼腕此弊得志而以踵事爲愉快是入官變塞之端也在地方不留意人才循例請託惟利是覗則立朝安望清節表見是居官受賄之驗也然而禁絕請託其利亦有四耳目不分於囑託則得以虛公衡文而文之美惡易見孤貧者不至淹落一利也我誠不受人之囑卽有所博訪而人不敢欺二利也鑽刺無路則人皆鼓舞向學人知上之無私卽見遺者亦自安義命而無無罪陵

訴諍之習三利也且士子為齊民之表考試為風化之先此中請託不行民且曉然知上之所貴而於錢糧訟獄之類亦可杜絕他端四利也夫請託之罪如彼禁止之利如此向使有賢公祖賢父母正己率物孜孜以作養人才獎拔孤寒為念彼請者豈不自愧即不然而令行禁止勢固得為也又不然而格於權貴必欲吾絀法伸情則古人砍几題門亦非得已耳彼鄉紳豈真能自負其曲而撓吾公祖父母之權哉若夫童生猶列在編氓苟撓吾法而以身家嘗試必無幸矣此生所以極嘆風俗之壞而專以風厲之責望上盖為此也伏惟明公以進士起家致位守牧甫

莅任而即有諫士之役誠如生言行之此正今日厲世摩
鈍之急務也生言雖狂而聽之實於治化有裨惟採納幸
甚

與顏徵士書

某待試南京竊從邸報見徵聘之命首及先生而時學士
大夫無不舉手加額爲先生慶爲世道慶某有二三友生
如南昌陳弘緒慈谿姚元台博羅韓如璜皆深明當世之
務以爲今學士大夫之於先生當不徒爲慶而宜爲規於
是咸欲爲書以獻而不佞某實首事焉某惟徵聘之事曠
世乃一舉行者也事爲罕見所難得則人之望我常奢身

爲天下所共期卽巳之責難塞以難塞之責膺甚者之望先生豈無有所挾焉而後出者乎非徒有所挾焉而巳豈無深思熟慮言天下之不能言爲天下所不能爲以副期望而庶幾無憾於知遇乎今之論者曰我識顏君其經學明而行誼修也疑者曰經學明未必其通世務行誼修未必其益主德也二者先生何居焉當今 聖明之主斷持於上公卿百執事竭智索能於下日夜奉法以求免於罪戾不可得而[illegible]之未靖盜賊之加檄民賦之旣竭天變之疊見積數年之整頓聚舉世之談議圖之猶不見效至欲舉而責一新應聘之經生此其說甚迂然天下固有最

急且大者先生知之乎天下有一二事焉近之關國體久之即爲治亂所從分向若無言之者今言之輒見罪矣天下有一二人焉近之關輿論久之亦治亂所從係向猶有言之者今劾之而見罪薦之而見罪矣其卽不明著其事與人然先生伏處之日博覽廣念未有不扼腕歎息於此者也先生至闕庶幾召對召對必有所言所言舍其急與大者將欲何從耶先生自料果能深動人主轉移大臣則宜持浚恒之戒優游浸漬以俟大有所爲不然則宜據胸陳臆深切利獘使明主感而重經筵有學行之士然後有以奪其勝心而前所云最大最急者或有所更易其間即

不幸以言見罷則亦可以有辭於天下二者先生又宜何居焉某近讀召對日錄知　主上有菲薄士大夫之心矣人主綜名核實言無敢違而廷臣卷舌閉聲頭搶地莫知所措其菲薄也何怪焉某獨怪諸臣果無可言耶抑有所畏而不敢耶　明主可以理奪即死耳死耳亦分所應得古所謂裂裾折檻彼獨非人哉夫有所欲言者恨無尺寸之藉不得吐其胸中至可言矣何獨無言然猶曰積威之所劫也若先生則　主上虛心待之矣羣臣循資格以進非必有奇稭傑能之足稱也若先生則數十年　徵聘之人矣先生不思所以塞已之責副天下之望是徵聘非重

先生累先生矣究竟因先生而徵聘不行且累徵聘矣則
先生於鄙言雖欲不深省而亟行之其可得乎昔李固以
慕於黃瓊而遺書某與先生無識面之雅區區願忠於先
生者亦欲弘奬古人之義以成先生於不朽耳若夫樊英
殷浩古今同歎卽　本朝吳聘君至今亦有遺議焉此又
先生所宜鑒者也鄙人之言曰先生是役也必居翰苑爲
大官此後生粗知文字僥倖一第者累日皆可得何獨先
生撰論賦頌可以鋪揚一代之業則今之博學宏詞者亦
不乏人又非必待先生也某言近切直然與世俗之所爲
慶所爲疑者則有間矣惟先生採擇垂納天下幸甚

與徐令公論流賊防守書乙亥

前聞流賊破廬江圍桐城而池州戒嚴至於通縣人民奔走號泣蓋緣江南自劉六劉七後不見兵火久矣乍聞此警因而張皇亦其勢也以愚計之長江天塹賊豈能飛渡即謂賊已震隣防備宜預然當示以安靜使人心有所恃應以理勢使不爲虛聲所恐而執事輙詞訟罷征賦減繇從且親百姓家喻而戶說之使知上下有一體之意而一切揣摸疑畏之意盡息所謂備之於無形也有從城來者言將折郭外居民之屋此大不可蓋一折不可復完未見於賊而先使室家破蕩閭井蕭條是自賊其民矣若謂恐

留此以資賊倘賊果渡江然後從而搬撤從而焚棄未爲
晚也又言已閉築諸門此亦不可蓋諸門爲薪米從入之
地關之則在城者無所仰而在鄉者有所掊卽奸細宜防
但稽察嚴密足矣若內無所恃而先禁外入古所謂胡越
起於轂下者此也不深可慮哉至言募兵守城則尤不可
之甚何也府縣之設有民快也卽兵也合諸衙門卽有數
百著籍之兵矣不足則皂隷吏書皆可用也執事請先以
正堂諸役練之而衙官各練其役此輩素有職業旣不待
招集之勞而本官自行操練卽可得臂指之用以募兵之
費厚其工食而使之坐作有方技勇自習則無兵之擾而

得兵之用民之生理不廢市之交易如常賊即未至城下
而我隱然有不可拔之勢矣若召募則市井無賴之人攘
臂爭先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當深思而預慮之也至萬不
得已使百姓城守亦當先紳衿而後小民無事之日鄉官
舉監盡免雜徭已爲小民側目一旦有急而不先以其身
爲民倡其子弟奴僕皆閑手偷安而單戶窮丁之子則捱
門編戶奪其生業以事戎行其爲變豈待賊至哉某非知
兵者嘗深究古人行事而竊度目前情形計固無善於此
者矣誠如鄙言行之人心固而敵愾張雖單城可以拒數
十萬之銳師何況區區之流賊哉不肖此言不獨江南未

見賊者宜存之以善後即江北身在圍城者嚮使皆如愚
討亦必無前日殘破之事也不肖非蒙執事深知不敢盡
發其狂如此伏惟垂察

再與徐令公論流賊防守書

昨問之城中來者知賊之猖獗如故又因我兵失利城守
加嚴據目前之事勢亦何得不如此生不能荷戈負矢身
在行間則又安得默默而已乎夫以烏聚流剽之餓賊致
勤撫按道府之督兵而不能即勦非賊之難勦也緣南方
之兵其不習征戰已久而變起倉卒上之調度乖方以不
教之兵禦驟張之寇又方略不具其敗也宜也方賊之來

也即調池兵殺賊生以爲失計賊衆我寡賊馬我步賊用兵已久而我兵未見戰鬬其不敵也不待智者知也況以池人之怯弱哉安慶之兵自足以守安慶之城善用之亦自足滅安慶之賊假謂賊衆兵寡强弱不敵然大兵且至盍亦稍施坐困之策或多張疑兵或乘間設伏以圖必勝奈何先用池兵嘗試至被殲焉以挫士氣以張敵威乎此前事已不足悔然今之大兵又敗何也從來用客兵殺賊而不敗者亦鮮矣此中事故萬端機變之臨要非言語能盡姑以今日之城守再論之可乎長江天塹賊豈能飛渡萬萬可無慮者即以爲可慮而防江之計豈不急於防城

以人之一家譬之江則外戶也城則內室也嚴城守而懈江防俗所謂備盜者扃臥室而開大戶也豈計之得者乎以江南大勢討之長江之守要有三京口也采石也池州也以池州目前之勢討之則又豈獨防李陽河防池口爲急哉蓋賊之渡江必乘上流之勢而擣人之虛彼東流建德尤岌岌也若不幸而賊果來一城守遂畢吾事乎嬰一城以自固而以鄉保餉賊非討之全者也賊所恃者馬江南險與馬無所逞賊所資者掠先事撤置多方阻截使掠無所施主客步馬之勢皆巳懸絕特患人心不固未戰氣沮則今所爲設奇制勝之略用以鼓舞士心而𡢃壯敵愾

者又將何途之出乎除訓練兵伕選募勇敢外又在嚴行保甲使地方豪傑倡率保聚不可不精究其法而通變其用生間嘉靖時　濟都城仇鸞尾賊不戰而四方勤王亦無以一矢相加遺者至居庸關有田夫數輩憤其殺掠之餘執鋤逐之　亦駭遁人然後知　不足畏而其將皆可誅也於是給事吳時中亦以地方豪傑保聚殺賊之略疏之於朝時以為善策夫北幽之與流賊其形勢之強弱何如都城之與郡縣其法行之難易何如則亦顧其行之之人與行之之方何如耳錄生之言不守江不謂之守也不慮戰亦不可言守也執事試以愚所策與各當事討之又

設誠行之而事猶不濟者生將自此杜口不復言天下事矣古人不敢以遺君父憂某雖空言亦敢以父母師長之憂爲憂者傳聞在城之人相率爲逃遁計充此輩之心背叛之事何不可爲夫官之守城爲百姓也百姓皆欲去果何爲乎古之民有易子炊骨而不敢叛今之人未見賊而輒欲逃天下事可勝歎哉某以爲事後亦須驗處衣冠有此當在不齒之列而編氓當齊之以法夫法度行而民心一而又應變有方如是而猶患賊無是理也生誠愚昧伏惟執事詳察所以言之之心幸甚

與田令公論鄉中糶穀事書 戊寅

應箕不肖蒙執事寵之儔伍之中加之賓客之上不以身不至庭爲疏傲又不以有所議論爲干請而諮訪時及雖古人所云特達之知有加於此哉頃言與華獄事俱蒙採納獨敝鄉糴糶不均小民窮苦之情未有盡陳其獘者不肖又安忍默默於此敝邑多聚鄉而居人多田少每年半仰食江船之穀即寒鄉一方多至二十餘萬石此皆客所販也客販者多量遠近時日以收子母故價低昂有時但使隨時平價猶未甚爲民厲也近城糴糶出入皆用斗斛皆經官較者未能意爲多少輕重也又買米有市民取之唯特無洽門告糴之苦也獨敝鄉富戶取田租而用之

必乘販之適缺伺價之極昂民之至無告然後開糶糶不用斛而用秤於是貴賤聽其口裁輕重惟其手授而開閉任其意行窮民非乞糴無從得食於是仰鼻息揣風旨甘受捺措內忍哀痛而莫可如何矣敝鄉田租每畝徵取二石而收之者用租秤租秤者每石二百二十觔也出糶則用發秤發秤每石九十觔也天下有一物出入而不平若此者乎支納條鞭折色皆用廣等等至廣而止矣糶穀者則每兩又益三分爲河例糧食出入銀皆九入色而止矣糶穀者皆取足斂窮民拮据所積稱貸所有何從得斂於是加色則又聽富人意估有量五爲一折七而三者矣通

計窮民糴穀一石秤減其觔等加其分銀折其色是外去五十而後能致一石也嗟乎言念斯苦有不痛哭流涕者乎而富人且因以明得意故爲富不仁古今之通論也竊恐長此不革又加以凶荒急而走險禍將立見故不肖請執事先爲諭以開譬富戶動之以惻隱悚之以禍患而官爲平其秤等使出入輕重皆準於一又鄉各立一經紀估銀平價皆照時貴賤而酌之乎中其有不率者許各地方保正指名出首以法懲之庶貧富兩得而地方可長恃以無恐或有謂不肖此言似難爲富者不知天下獨苦窮人耳此減分毫而不爲損彼獲錙銖而已爲益且使民益窮

極無聊即富者豈能長享其有哉不肖之言發於至公至平其於情弊亦至纖至悉執事以神明父母之心下加體察知必有惻然動念者伏惟即賜施行民之感惠宜以世世矣

上鄭太宰玄嶽先生書 丙子

老先生之請告也與不肖試期相値南中日違典型不勝悵惘秋風廻翮又甚負慈懸言之愧集但今歲闈中之牘其未嘗一點者猶之癸酉也向蒙老先生逢人歎惜令不肖反自覺爲故事矣文章憎命即此可見而義命強安益於此思過半耳復社一事猶恐究竟不知所底不獨不肖

輩之不能免也夫今之名士即不敢望三君八顧之列然論交求友亦何負於國家而小東之號其當事切齒如此即如婁東二張此老先生所深知者而以為結黨把持此不過借以箝天下之口而盡空善類耳朋黨之禍古有明鑑豈聖明之世忍見此哉昔人謂善人在患飢不及飧當今不得不以撼門較尉之策望之老先生矣老先生愛惜人才之念本之天性又為天下賢人君子所歸心苟有可以為之地者奚必不恤也言之可勝惓切且老先生周南留滯不可留似不久使從此而遂所請二疏不得獨有千載然天下治亂視人材進退人材進退視冢卿賢否使

自今而移其居甯者於北則天下喁喁方自此始雖東山豈必堅臥哉眉生已膺保舉恐此途無能竟其用出處之際將何以策之其書原從梅生朗中來朗中亦才士也外致呈二詩用宣區區惟賜教削

上金楚畹督學書

生下愚不肖聞之昔人葢有知己重于感恩之說矣居恒未嘗不扼腕太息以爲知己之難也及見今人所稱知己者不過剽竊記誦之時文幸有司一日之知而已嗚呼此足爲知己哉以是爲知己則今自郡邑所拔與鄉會所取之士每歲不知幾千百人也而得之者皆曰知己是知者

與受知者亦陋甚矣何也以知者非皆有學士之實而知之者原未嘗有特達之遇也若生之於明公不謂之知己不可矣生困庠序二十載所歷六七宗師皆拔之高等生不爲喜也七事場屋而不收至文未經闈者一二遍焉生不爲悲也以知與不知皆浮沉于世俗之中無得失有命固不可强且此豈眞能輕重天下士哉獨今年科舉荷明公熠拂之及亦既賞其文矣乃不徒賞其文也辰見之日獨進不肖於階下而數其往昔之不遂嘉其年力之未艾且致勉於後效之訓諄諄不肖感荷顧盼仰首論列又虛意垂聽使得畢獻其[illegible]予其退也則又略文藝而稱其氣節

惄其無知而嘉其有用雖前此見癈之卷猶屢蒙下索若深有慨歎于不肖之遭遇者于時同人聞之遍傳鄉國謂明公之待惎生葢自百年來所未有之事也不肖歸而感激至泣下嗚呼以此而爲知已此古人之所難而豈今之區區以文字見錄者可同日語哉抑生竊又自念遇知已之前而有懷不盡何以自安于是忘其固陋盡以生平所著作上陳葢生于時文其合離之故既已不越明公所指授矣獨詩與古文辭一道自弘嘉以來作者甚鮮即今士大夫高自標許以名世自負然文無體裁皆不可以傳後即其文工矣而學無原本而經術淺者言終不可爲世用

生不揣于古人之書頗有論究而于當世之故亦閒能發明其言或可自為一家使自今之日得僥倖一第生必能自行其學以無負明公殊異之知即不然而終遭擯棄生將竟其立言之志亦終不沒沒于世而已伏惟明公盡賜省察錄其言之可用者復鑒其漆室倚吟之心實有所不得已于此是生之大幸也生自是而死且不朽矣科場條陳生不過在事言事併乞鑒其心之無他議賜施行是又天下世道之幸也生無任惶懼待罪之至

與徐虞求通政書

應箕頓首前者不揣以數奇瀆聽知不肖一言發至誠俱蒙

收錄閩諸人亦皆直不負所舉矣此二役也拔淹振貧使才士憤厲亦南中數十年未有之事也當今寇 交動海內騷然西京根本重地復遭蝗旱不可不謂大憂得執事彈壓輯寧之覺人心稍有所恃乃又以喉舌之司奪我東南長城執事從天下大勢籌之恐當躑躅北轅耳今言路似通而實塞則封駁之繫于納言者厥責匪輕不肖觀二三年內懷詐挾欺以言希用者不可勝數而侃然論列實有關於君德民瘼者甚少如陸文聲張漢儒輩傾覆小人幾以其言使清流蒙禍而當時不聞回駁直達 御前近日沈眉生懷忠發憤至再至三此豈非 明主所欲側席而

求者哉特以言有干涉不惟不得封進且多方抑沮向使執事早膺是職安得有此然後知國家不論何官以正人居之皆為有益況執事今日所居實言路所繫以通塞哉報不甚傳不肖竊嘗以三策料之謂其必出下策以三策自料乃竟無策如此者數次矣今秉樞何人督邊何人前　召對時謂　必不大舉者言猶在耳也何遂令其至此不肖雖在草野為感慨流下蓋不止卿大夫之恥也執事此行獨能晏然而已乎即天下事非一人能言一人能為然此一人者又何可無也望之望之流賊非責成守令必不能滅非盡能理督監紀等官盡撤四方調募之卒守

令亦必不能滅賊蓋天下不過州三四巡撫數十員守令而賊滅矣不如此而滅終不可滅此中區布之方亦難盡陳執事但存鄙言以爲後驗可耳古人有書生料敵者不肖亦不幸而言之屢中矣雖然須屬豪傑也臨行時不肖惓惓以項忠襄劉東山相期後入都城赴薦北上此兄令之更生也彼當不以保舉終焉而不幸俱齎意焉江上才士數人皆疏名以聞中有劉廷鑾者尤特出其作賦班張之流數子俱可備執事夾袋之用不肖老生也無足引重乃必以此相屬者蓋薦達人才大臣之盛節雖在諸生不可忽也不日執事爲冢宰居政本不肖亦將盡舉所知此固執

事所深諒而樂聽者也伏惟爲國珍重

樓山堂集第十三卷畢

樓山堂集第十四卷

貴池吳應箕著

書

眞陽驛與汝寧守王乾純先生書 丁卯

日來同兩郎君驅車道上聞見不一過眞陽郭外數十里所見車言之令人酸楚今略布筆以聞去年冬過眞息二縣雖覺蕭條之狀異於他邑然時風雪甚厲輿四面蔽護怕恐不密遂不得一舉惟眺望故行郊原中猶之從枕上度去耳距光州二十里曰黃子岡者一宿公館得悉其以僉報舖司累死數命次日即向吳光州言之光州以遷客

不久任云嘗向府語不肖此即不悅其言私念居其官者雖在任一日民之利害即我利害也奈何推而遠之乎爲慨歎久之及瞻教又忘詳達其事深致恨焉然今所見則與光州所見尤異矣自晨發出郭門二十里又行四十里此日天色甚霽四十里中一望皆黃茅白草察所過之處皆行地畝中畝之疆界尚在而禾麥之跡無一存者計耕作久廢矣即問輿夫此東西南北其田地荒蕪盡如此乎對曰如此者十有八九息縣差善然如此者亦十有四五矣心怪其言到驛舍有老人及吏役在焉即呼問向所見一路荒蕪之田無差糧乎數人則同聲對曰前此皆膏腴

之業差糧焉得踰問舍耕之對曰無牛牛多盜賣出境者
無牛因以無佃此其一端也又本縣馬戶差徭苛急毎報
一人人不堪役則先賣其牛棄其地久之而其人亦逃矣
人去則田無主故不耕人去而糧猶在則坐賠於本戶戶
不堪賠則坐之本里或又坐之親戚此被坐之家在富者
猶捐橐以償貧者則盡棄產而去故今村落爲墟田畝盡
廢皆緣此耳又問此棄產去者何不賣以與人而甘遠遁
也則又對曰差徭政爲有田地者苦耳今賠者欲棄其產
而不得況受其業而糧即派其家能堪之耶于是寧相率
而逃相率而荒日甚一日故遂至此極矣又問獨無以此

情自縣者乎對曰縣令多舉貢日暮途窮貪得耳而衙門獘多度力不足以區處遂日操鞭扑百計追呼求糧完自免譴責耳入戶之逃田畝之荒貧勿問有告理者反笞之所以百姓雖愁怨辛無敢一言也又問此道衙司道必蘇此乎曰然撫按蘇此乎曰然州郡蘇此乎曰然問曾有蘇此而問厥故者乎曰無有予不覺浩歎於是吏及老人等咸跪而哭曰官不留心而公問及之任茲土者若罔聞而客暫過者獨惻悉其事苟得志幸毋忘此土也予亦於是相對涕下而二公子之涕如之予因呼而慰之曰我爲兩以狀聞之郡君使爲兩縣計畫可乎皆叩首曰幸甚伏惟

先生愛民如子爲國忘家前曾躊躇二縣長吏謂必得甲科久任方可少甦民困然尚未知此縣之苦有如是也亦尚未知前此知縣之奉職無狀有如是也此其害與獘非太守一檄可以濟事須即以今所開載者條呈上司招安逃民禁賣牛隻不得出境將所荒田地逐畝稽覈或給原主或爲闢易或官貸牛種或暫蠲租稅使自墾治計議已定然後責成令長坐使必效一如先生向日所以治桐柏者治之如此則先生之德在二縣者以世世計以億萬計而不肖以途中見事輒有稗於太守吏職則亦不負爲汝寧公之重客矣伏惟鑒原幸甚

復王乾純先生書　乙亥

不肖昨在南都見諸當事者以賊警戒嚴其所厝置無一可恃知天下事不可爲況郡邑之碌碌者乎以巡撫之進退伺賊之去來以操江之去來伺賊之虛實如此上蔽下欺安得不以百姓餉賊也即如池郡陽越大江長城之守當在江北又當在按道諸人蓋守北則南可固此一定之理未見一賊而先自張皇精銳消於城守物力屈於增兵而所募之勇士皆市井無賴竭民脂膏以相奉向使賊果渡江池陽能嬰城自完乎此所募之勇士能奮臂殺賊乎即僅完一城而鄉鎮俱置之不顧乎不肖所貽徐父母書

已極言其害矣爲今之計當稍息聽訟安撫百姓使民無恐而終日築門終日斂餉加派之令又下募士之募無已雖先生之二百金亦塡之無用之壑耳事久變生所謂內亂將作誠先見矣不肖已杜口不敢復談先生爲吾池先輩又留心桑梓甚切盍通書郡邑爲陳其利害乎目今徽郡告荒本地少穀萬一江路有警則流賊不待北來也言之可爲寒心府試薦名本爲利也而文以美名曰薦賢亦大可笑先生昨謂有數貧親當援之不肖爲深歎服此賢者之用心也但雖貧亦當第其文藝不然不如奬進一才士矣何如

與周仲馭論四家文集書

四家文選因癸酉罷第後留滯南都廣東韓姬命出其所彙明文茲一書相證中間所選四家文多與鄙意相合姬命索弟本觀之謂所去取頗是而評亦非泛泛者慫恿刻之以使天下知本朝文集自當以四家爲冠弟從其言授之書賈而欲足下序之亦自有意辱承下問敢不布詳蓋弟讀四家之集而不勝悼痛于今人之文也今人之文毋論博洽不如前人醇雅不如前人曾從其立言之本原之乎宋金華其最矣金華之文沈涵理義所不必論姑即一事論之足下以爲今人可及乎不可及乎　高皇帝之御

武開天以今追論即以為接堯舜而過湯武豈為虛諛及
觀金華集中凡所稱揚者不過曰陛下漢高祖唐太宗也
讚不忘規誦卒以諷則篇篇如是蓋學術所在雖臨以聖
明之主而不敢有溢詞視後之文人希合揣摩誇諛誕妄
上書公卿稱頌功德者果何如耶至彌綸草創應制之文
日以數十凡有求者率于三四鼓時下筆立就文不雕琢
亦其勢也何能如後人之于史漢歐蘇字櫛而句比之乎
故自然渾灝有開國氣象一代文章之盛此其首功也王
烏傷才氣不及淘練有加其原本經理則一蓋宋之匹也
劉青田為帷幄籌策之臣宜多權術又今世一切奇謀秘

詁及陰符遁甲之說皆附之青田及觀其文非聖人之言不道非六經之理不稱而於二氏之學及讖緯術數之事深加排斥然後知王佐自有眞也其文仁義藹如經緯有章不知張子房房玄齡諸君當時曾有此否至讀方正學而尤有感焉諸箴銘則已直傳聖學之精微矣當時顏子之稱亦不爲過其文無一篇不推原所自一則曰金華先師再則曰先師太史嗚呼言不忘本彼豈獨一文哉視後之文人角巾纔效龍門初登便反唇相譏不則以稱述爲恥所謂文心喪矣安得有文且其所遇者千載一時也而微觀其旨似學術尚未之用蓋井田學校之說仁義禮樂

之化其不肯枉以徇世者如此此又豈徒以文稱焉而已乎文中所言忠孝節烈事甚多九死不悔其蓄積也然豈惟正學金華死譎烏傷死敵而青田之毒發于權姦死亦未良然則自古文人烈死固未有如四先生者也視後之回面汚行喪恥屈節之夫穢無所恭自謂能文此輩卽不死讀先生集當愧死矣凡此皆所論四先生之大而欲持以告世者若正嘉諸君子之評論不過從四先生文辭起見孰知彼之所謂文者皆膚耳其于四先生之源流尚未深見乎足下忠烈性生又加意問學如弟所言則必樂聽試懸弟之言以讀四家之文知序四家者非足下不能亦

不讓也

復方孩未先生書

不肖應箕童時便誦習執事之文嚮往非一日矣丙寅有自滕陽驛來者傳執事赴逮別子詩讀而悲悲而和又嘗從北來者問執事在獄與居益悲不能止乃就逮諸君子俱已血化爲碧而靈光巋然者獨執事及惠元孺先生耳豈非天哉天死諸君子以使靦生者之有所愧又留一執事以使後死者有所與天固留之人自外之是背天不祥也不肖草莽賤士猶得與執事上下其議者蓋不欲爲悖天之徒則亦未始非天意也往以南北遙阻不得登龍爲

恨乃執事居南亦數年矣凡不肖聲氣之友半蒙下接獨不肖懷刺不敢前者此亦有說聞之友人謂執事今崇尚廣大方圓互用雅俗兼收與不肖向所懷來者稍異設一造謁而執事以衆人相待即不然以不肖素有浮名第以文士目之豈不肖數十年嚮往之意而謂爲天所留之一人哉今年方密之亟語我若執事胸中久有不肖又誰知非碌碌者於是甫一登堂便蒙倒屣不肖因靜觀執事之顏色深聽其議論默察其旨趣向之所謂廣大者無非欲人其歸于善而所謂兼收互用者特未嘗示人以意也箕然後信天所留者之非偶而不肖數十年之慕用一朝盡

慨豈非幸哉夫天下之道不難辨也以忠孝立身以天下
國家為念便可引之而為吾徒忠孝以臨之生死而後明
天下國家必試之實事而後見執事其已明者也已見者
也不從其已明已見者以大君子為師而徒以其兼收互
用者曰吾見方先生也方先生亦如是立論也嗚呼不亦
謬哉南都為淸議從出之地四方流寓者雜居自金侍御
范璽卿而外可與語吾道者少矣今幸執事寓居於此隱
若長城而惠元孺先生且來何向之不死者又適相倚也
天欲平治當自南始吾故曰天也不肖雖不見知於世要
之為知天者自是而有所恃矣前召未以赴辨惠以詩扇

賜之手札皆未遑報謝今布腹心二詩呈覽惟執事教之

與金天樞侍御書

不肖應箕以無實有名每自悔責顧亦頗自挾負十年以來雖地方公祖父母聞名相慕未嘗輕一見也雖交遊半天下亦未嘗先投一刺於達官貴人之門深恐一失懷來祇自生其愧辱然非所論於正人君子也太史公以晏子而在執鞭爲幸況當吾世而失之乎某嚮往執事久矣知執事與周仲馭投分甚深仲馭今世之大賢也非執事安從信之又嘗竊聞執事　召對時之所執持與大疏之所論列及巡方時之諸善政以爲吾江上寥落久矣何幸而

在位者有執事其人所以私心甚欲一面而無從也今年執事寓家白下箕始一造訪而執事傾蓋深談若非徒以浮名相慕者又兩日而三及門竊見憂國之心披誠之語形于顏色不肖何以得此于執事哉不肖讀古人之言謂天下事惟宰相得行之諫官得言之故士不爲宰相則願爲諫官若今之宰相則已不行矣即諫官亦誰爲言之者如近日鄭司寇下獄此非獨善人在患實有關於　國體者也臺省不爲論救可謂諫官得言之乎向使執事在列安忍閔默至此幸而疏救者有京兆徐公虞求矣有詞林之黄石齋諸公矣覺今日朝廷氣色獨在詞林耳夫國家

哉給諫御史之官而使公道出于他署非國之福也若臺省言無關係徒拾一二條陳以塞責又何貴乎今知執事賜環在卽天下可言之事尚多不得不重望于執事也功名富貴要有分定而九死不悔百折不回者君子原不以彼易此況其又未必然乎南都仕藪也向來在上在下牘者甚多浮雲蔽日實繁有徒近得二三君子寓居雖草莽之士亦欣欣向慕直道未嘗不在也而嚴毅鎮靜使有所主持而不亂則尤望之執事矣友人孫碩膚可稱人傑觀其意獨披誠執事其北行也尚祈有以壯之二詩用將區區惟裁教爲望

[illegible]與方侍植中丞書

六月中不肖從錫山寓呈二詩有推轂召虎之語而先生楚撫之命遽自天來不肖似先有神者告之也某雖不知兵亦嘗竊觀古今之事而深籌天下之故矣流賊從古有之未有縱橫十餘年蹂躪五六省而可以一旦掃除者也山川之險易彼知之兵士之強弱彼知之而我牽制掩飾之情態彼亦知之彼隨和掠擄之衆久之皆得其用而分合聚散之勢倏忽莫定其形其謀已老其用兵已熟此即以義真然明再起于今豈能盡剪滅而偷快哉然則賊終不可滅乎非也當厚其責于守令而併其權于撫軍盡罷

督理監紀之官而特置之總兵募調之客卒皆可撤而不
用茲守令有地方之責而保甲之行又惟所變通使之處
處殺賊必無螽螣之害百姓人人殺賊又可免過兵之苦
漢之雲中上谷太守皆得自將則[illegible]不敢闌入況流賊
乎而一應兵馬錢糧賞罰功罪之權則悉歸之巡撫而他
不敢問隱然有唐節度之勢兵部視師大臣但如裴晉公
之出臨淮蔡亦不撓巡撫之成如此度不過用四五巡撫
數十員守令而賊困矣賊困可次第滅矣不如此而有理
有督有監有紀有文武之異施有京直之隔屬以呼吸轉
移之物而仰千里之鼻息俟數月之吉行天下事豈有濟

裁先生命之召虎也甫臨事而兩奏捷已爲十年中所僅見然欲滅此朝食勒石紀功則愚計嘗亦頗深思之以此冒言于□朝而有言不用則異日之責亦可有所辭而無恐不肖非特兩世交情又道義骨肉如先生者不敢盡發其狂如此也楚中名士在聲氣中者治兵之暇幸一焇拂益人材爲數十年中之用此又大臣爲國者所宜留心況先生之實有其數乎伏惟爲天下自珍臨啓不勝馳戀

與劉念先贊畫書

昨冬聞于施貢院中曾馳一字奉候中有商量語知執事素相然信必下鑒區區之私也流賊滋蔓難圖所恃者史

撫公長城半壁及執事軍中子房耳不肖從草野深討之
覺我剿撫之宜與賊去來之勢動相違誤又加以事權之
不一文法之多牽恐滅此朝食終虛語耳爲今計非各府
自殺其賊則賊不盡非妙選府守假之兵柄則府無權非
盡去監臨統于視師之一人則威不立益府如漢之上谷
雲中太守皆得自將則士用命矣督師者如唐裴晉公以
大臣一人出師則將競功矣今之流賊與昔之流賊異起
事十餘年非烏合之衆可以一戰勝而即掃除出入四五
省非鬬穴之鼠但一坐守之而自可撲滅其交已固其謀
已深其用兵已久其分合聚散之勢又不可測山川之險

易彼知之我兵之強弱彼知之我則裹糧坐甲未戰而力已匱彼則乘閒抵隙因糧以老吾師此即以皇甫張奐之屬復起於今韓岳張劉之將再見於世求其一日而解聚數十萬斬獲數千級此必不得之數也何也今之時勢使然也故不肖欲以兵勢散之各府而以軍命統之一人或非無見執事胸中甲兵爲時僅有又荷贊畫之任則方略得以自展誠以不肖之言熟思之更爲條例俾得上聞則許歷之效忠馬服而鄧公之盡計條侯意者亦今日不肖與執事之謂矣言之不當不罪其狂恃執事知我者素也

復楊維節國博書 甲戌

尋[illegible]不[illegible]知閩中風氣一變不獨伯樂過而馬羣空也至天下[illegible]論史之學某敢不攄臆以聞某少于經理亦有研究[illegible]史傳於聖人微言奧義因事而有感觸私謂廿一史者六經之梯也雖未能縣源及流而溯流以窮源此或亦讀書之法耳某又嘗自妄念若從此遂畢命著述數年內于史事當有成書俟十年以後讀書日深交友日廣見事日多智識日益然後發明經理論定成一家言則吾事濟矣此亦今日不得志之願也使得稍秉尺寸足下視某豈碌碌者哉昔人謂孔北海才高不能持論某之諸論安知非不能者足下謂可前無古人是過信士業之言非

所敢望于知巳也南京應酬繁苦足下以道高致客復百倍他寮聞會客至廢寢食而以時文相質者雖丙夜猶爲評騭甚不必也如某以丹黄寓食且又職業終日事此巳覺可恥況巳成進士素有千秋之志又留心當世之務甚切而疲精敝神於此亦何益矣幸以某言深思之至於奬進人才抽揚小善自足下天性豈能枉抑然文章不過聯絡之具而聲氣之理所以不介而親者恐不專以是也報謝之私容秋仲躬叩階前原儀璧完不宣

樓山堂集第十四卷畢